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第三十回 奉先樓第一 因逃難姪婦生兒 為全孤勸妻失節

詩云： 衲子逢人勸出家，幾人能撇眼前花？

別生東上修行法，權作西方引路車。

茹素不須離肉食，參禪何用著袈裟？

但存一粒菩提種，能使心苗長法華。

世間好善的人，不必定要披緇削髮，斷酒除葷，方才叫做佛門弟子；只要把慈悲一念，刻刻放在心頭，見了善事即行，不可當場錯過。世間善事，也有做得來的，也有做不來的：做得來的，就要全做，做不來的，也要半做。半做者，不是叫在十分之中定要做了五分，就像天平彈過地一般，方才叫做半做；只要權其輕重，揀那最要緊的做得一兩分，也就抵過一半了。

留那一半以俟將來，或者由漸而成，充滿了這一片善心，也未見得。作福之事多端，非可一言而盡，但說一事，以概其餘。

譬如斷酒除葷、吃齋把素，是佛教入門的先著。這樁善事，出家人好做，在家人難做。出家之人，終日見的都是蔬菜，魚肉不到眼前，這叫做「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」。在家之人，一向吃慣了嘴，看見肉食，未免流涎，即使勉強熬住，少不得喉嚨作癢，依舊要開，不如不吃的好。

我如今說個便法，全齋不容易吃，倒不如吃個半齋，還可以熬長耐久。何謂半齋？肉食之中，斷了牛、犬二件，其餘的豬、羊、鵝、鴨，就不戒也無妨。同是一般性命，為什麼單惜牛、犬？要曉得上帝好生，佛門惡殺，不能保全得到，就要權其重輕。傷了別樣生命雖然可憫，還說他於人無罪，卻也於世無功，殺而食之，就像虎豹食麋鹿，大蟲吞小蟲，還是可原之罪。至於牛、犬二物，是生人養命之原，萬姓守家之主。耕田不借牛力，五穀何由下土？守夜不賴犬功，家私盡為盜竊。有此大德於人，不但沒有厚報，還拿來當做仇敵，食其肉而寢其皮，這叫做負義忘恩，不但是貪圖口腹。所以宰牛屠狗之罪，更有甚於殺人；食其肉者亦不在持刀執梃之下。若能戒此二物，十分口腹之罪就可以減去五分，活得十年，只當吃了五年長素，不但可資冥福，能免陽災，即以情理推之，也不曾把無妄之災加於有功之物，就像當權柄國，不曾殺害忠良，清夜捫心，亦可以不生慚悔。

這些說話不是區區創造之言，乃出自北斗星君之口，是他親身下界吩咐一個難民，叫他廣為傳說，好勸化世人的。聽說正文，便知分曉。

這篇正文雖是椿陰鷺事，卻有許多波瀾曲折，與尋常所說的因果不同。看官裡面盡有喜說風情厭聞果報的，不可被「陰鷺」二字阻了興頭，置新奇小說而不看也。

明朝末年，南京池州府東流縣有個飽學秀才，但知其姓，不記其名，連他的內人也不知何氏，只好稱為舒秀才、舒娘子。

因是一樁實事，不便扭捏其名，使真事變為假事也。舒族之人極其繁衍，獨有他這一分，代代都是單傳，傳到秀才已經七世，但有祖孫父子之稱，並無兄弟手足之義，五倫之內缺少一倫：

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獨無，」這兩句《四書》，竟做了傳家的口號。

舒秀才早年娶妻，也是個名家之女，姿容極其美豔，又且賢淑端在，長於內助，夫妻之恩愛，枕席之綢繆，有不可以言語形容者。做親數年，再不見懷孕，直到三十歲上才有了身。

就央通族之人替他聯名祈禱，求念人丁寡弱，若是女孕，及早變做男胎。不想生下地來，果然是個兒子，又且氣宇軒昂，眉清目秀。舒秀才見了，喜笑欲狂，連通族之人也替他慶幸不已。

獨有鄰舍人家見他生下地來不行溺死，居然領在身邊視為奇物，都在背後冷笑，說他夫妻兩口是一對癡人。這是什麼緣故？只因彼時流寇猖獗，大江南北沒有一寸安土。賊氛所到之處，遇著婦女就淫，見了孩子就殺。甚至有熬取孕婦之油為點燈搜物之具，縛嬰兒於旗竿之首為射箭打彈之標的者。所以十家懷孕九家墮胎，不肯留在腹中馴致熬油之禍；十家生兒九家溺死，不肯養在世預為箭彈之媒。起初有孕，眾人見他不肯墮胎，就有譏諷之意；到了此時，又見種種得意之狀，就把男子目為迂儒，女人叫做點婦，說他：「這般豔麗，遇著賊兵，豈能倖免？婦人失節，孩子哪得安生？不是死於箭頭，就是斃諸刀下，以太平之心處亂離之世，多見其不知量耳！」舒秀才望子急切，一心只顧宗祧，並不曾想起利害，直到生子之後，看見賀客寥寥，人言籍籍，方才悟到「亂離」二字。

覺得兒子雖生，斷不是久長之物，無論遇了賊兵必慘死，就能保其無恙，也必至母子分離。失乳之兒，豈能存活？這七世單傳的血脈，少不得斷在此時，生與不生，其害一也。想到此處，就不覺淚下起來，對了妻孥，備述其苦。舒娘子道：

「你這訴苦之意，是一點什麼心腸？還是要我捐生守節，做個冰清玉潔之人？還是要我留命撫孤，做那程嬰、杵臼之事？」

舒秀才道：「兩種心腸都有，只是不能夠相兼。萬一你母子二人落於賊兵之手，倒不願你輕生赴難，致使兩命俱傷；只求你取重略輕，保我一支不絕。」舒娘子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只要保全黃口，竟置節義綱常於不論了！做婦人的操修全在『貞節』二字，其餘都是小節。一向聽你讀書，不曾見說『小德不逾閒，大德出入可也』？」舒秀才道：「那是處常的道理，如今遇了變局，又當別論。

處堯舜之地位，自然該從揖讓；際湯武之局面，一定要用徵誅。

堯舜湯武，易地皆然。只要撫得孤兒長大，保全我百世宗祧，這種功勞也非同小可，與那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者，奚啻霄壤之分哉！」舒娘子道：「是便是了，我若包羞忍恥，撫得孤子成人，等你千里尋來，到骨肉團圓的時節，我兩人相對，何以為顏？當初看做《浣紗記》，到那西子亡吳之後，復從范蠡歸湖，竟要替他羞死！起先為主復仇，以致喪名敗節，觀者不施責備，為他心有可原；及至國恥既雪，大事已成，只合善刀而藏，付之一死，為何把遭瑕被玷的身子依舊隨了前夫？人說她是千古上下第一個絕色佳人，我說她是從古及今第一個醜顏女子！我萬一果然不幸做了今日之西施，那一出『歸湖』的丑戲也斷然不做！你須要牢記此語，以為後日之驗。」舒秀才聽了這些話，不覺涕泗交流，悲慟不已。

過了幾時，聞得賊兵四至，沒處逃生。做男子的還打點布襪芒鞋，希圖走脫；婦人女於都有一雙小腳，替流賊做了牽頭，鉤住身子，不放她轉動。舒秀才對妻子道：「事急矣！娘於留心，千萬勿負所托！」舒娘子道：「名節所關，不是一樁細節，你還要謀之通族，詢諸三老。若還眾議僉同，要我如此，我就看祖宗面上，做了這樁不幸之事；若還眾人之中，有一個不許，可見大義難逃，還是死節的是。」舒秀才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」

就把一族之人請來，會於家廟。

那座家廟，名為「奉先樓」。舒秀才把以前的話通告族人，詢其可否。族人都說：「守節事小，存孤事大。」與舒秀才的主意相同。舒秀才就央通族之人，把妻子請入奉先樓，大家苦勸，叫她看宗祀份上，立意存孤，勿拘小節。舒娘子道：「從來不忠之臣、不節之婦，都假借一個美號，遂其姦淫。或說勉嗣宗祧，或說苟延國脈，都未必出於本心，直等國脈果延、宗祧既嗣之後，方才辨得真假。如今蒙列位苦勸，我欲待依從，只有一句說話，也要預先講過。初生乍養的孩子，比垂髫總角者不同，痧疔痘疹全然未出，若還托賴祖宗養得成功便好，萬一壽算不長，半途而廢，孤又不曾撫得成，徒然做了個失節之婦，卻怎麼好？」眾人道：

「那是命該如此，與你何干？只問你盡心不盡心，不問他有壽沒有壽。」舒娘子道：「雖則如此，也還要斟酌。絕後不絕後，關係於祖宗，還須對著神主卜問一卜問。若還高曾祖考都容我失節，我就勉強依從。若還占卜不允，這個孩子就是撫不成、養不大的了，落得拋棄了他，完我一生節操，省得名實兩虛，使男子後來懊悔。」眾人道：「極說得是。」就叫舒秀才磨起墨來，寫了「守

節」「存孤」四個字，分為兩處，搓作紙團，對祖宗卜問過了，然後拈鬮。卻好拈著「存孤」二字。

舒秀才與眾人大喜，又再三苦勸一番，她才應許。應許之後，又對著祖宗拜了四拜，就號啕痛哭起來，說：「今生今世講不起『貞節』二字了！只因賊惡滔天，以致綱常掃地，只求天地祖宗早顯威靈，殄滅此輩，好等忠臣義士出頭！」哭完之後，別了眾人，抱了孩子，夫婦二人且到黃檗樹下彈琴去了。